

賀子珍情場傷心夢(下)

(本文插圖刊第57頁)

●費雲文

責毛澤東沾花大鬧窯洞

民國二十四年十月到陝北瓦窯堡，才安定下來，因為失血過多，曾在擔架上臥病三個月，身體很差；不能從事動態的重要工作，只好擔任「中央蘇區銀行副科長」，負責清點鈔票。是年冬天，又在保安生一女孩，取名嬌嬌（後來因毛澤東一度化名李德勝，等到嬌嬌上中學時，毛將她改名為李敏）。

民國廿五年六月，中共在保安成立「中國抗日紅軍大學」，由毛澤東兼「教育委員會主席」，林彪為校長。賀子珍也加入第一期高級班學習，與參加過「長征」的「紅軍女戰士」編為一組，接受軍事訓練，參加體力勞動。因為體弱多病，有一次竟然在廁所暈倒，只好退學。

西安事變後，中共進入延安，她隨毛澤東居住在鳳凰山窯洞。把嬌嬌交給張秀英照顧。這時，中共已經安定下來了，毛澤東好色的老毛病又犯了，居然不顧賀子珍多年的患難與共，竟然見獵心喜的看了一個嚮往革命到「延安學習」的年輕美麗的戲劇教師吳廣惠（一作吳光偉），與

吳女發生苟且之事。根據韓作著「毛澤東評傳」引用韋爾斯有關此事的一段記述略謂：

「吳廣惠，一九一一年在河南省出生，父親為北京政府的鹽務官員。姊弟五人，她行三……是激烈的學生領袖。學校畢業後，在戲劇學校任教，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，與一個北大畢業生結婚，並在丈夫財力支持下留學日本帝國大學。她渴望能到延安，考察新教育方法，不願丈夫反對，於一九三七年二月前往。雖然相當活躍，與毛澤東發生不正常關係；但一直到她離開延安，她並未參加共產黨。（因為她是基督徒）也沒有影響到她夫妻的婚姻關係。

「她有良好教養，儀態上顯得文靜有禮，外型嬌艷嫵媚，垂髮及肩，又時髦又漂亮，又因為她多才多藝，能說能寫又能表演，所以在延安相當活躍，自然引起毛澤東的注意垂涎。

「五月卅一日，韋爾斯應邀前往探訪住在山坡的寬敞窯洞的美國記者史沫特萊，吳廣惠特地烹調胡椒和雞蛋。毛澤東在他們正談得起勁時到訪。吳廣惠竟然以『崇敬英雄』的眼光，盯視毛不停。片刻之後，她就走過去倚傍着毛澤東，同

坐在一條長凳上。帶着羞怯的把手放在毛的膝上，自稱喝酒太多。毛對此送上門來的艷福，不但不推拒，而且顯得相當高興。也自稱喝酒太多。吳廣惠見毛也有意，就進一步大膽的握着毛的手，當晚不時這樣重覆的做著。

好事不出門，吳廣惠與毛澤東幽會的消息很快傳出了。賀子珍想起多年來為毛澤東太多的付出，如今竟有了被捐棄的情態；當然不甘心，忍不住，於是，一天深夜，她跑到吳廣惠居住的窯洞，打破窯門，對正在親密交談的毛澤東和吳廣惠，大發雌威的近乎歇斯底里的喧鬧起來。驚動隔壁的史沫特萊，跑過來相勸，却被賀子珍以攜帶的電筒，作當頭棒喝的毆打；以為毛、吳的醜事，是他從中拉線的。

因為她這一鬧，吳廣惠無顏再留下去，而中共人員也對毛人言嘖嘖。結果，吳廣惠被中共送出延安，而毛、賀的夫妻感情受到嚴重傷害，接下去的問題，是毛用何種方式何種理由，堂而皇之的達到他拋棄賀子珍的事實了。

賀子珍本人一方面固然對毛的用情不專感到怨恨，同時生孩子太密，逃亡中途太過辛苦，身

體實在太過虛弱；乃以一面鬆散心情一面恢復健康的心態；獲得毛澤東的同意，於民國廿六年十月計劃前往上海接受手術，取出身上尚未清除的彈片。行前將嬌嬌寄養在中共的中央機關合作社，（仍由張秀英照顧）可是，當她和同行的鄧穎超到達西安時，上海失守了。正好，當時中共要送一批病人劉英（張聞之妻）、蔡樹藩、鍾赤兵等到蘇聯治病。於是，毛澤東乘機以養病為由，堅決將賀子珍也列入這一批人之中，送往莫斯科。十載夫妻，從此別離，同時也達到他遺棄的目的。

蘇俄養病飽受身心折磨

民國廿七年一月，賀到了莫斯科，一面治病，一面入「東方大學政治班」修習聯共黨史，政治經濟學、哲學、世界革命史課程。並且與女同學趕織毛襪，支援在前線作戰的蘇聯女兵。

五月，又生一子，但養到八個月大的時候，得了肺炎。送醫院治療發生問題，醫院講求通風，冬天的寒風吹入室內，對得肺炎的小孩，很不相宜。她向醫院交涉，甚至氣憤爭吵，均不受理睬。於是，這一可愛的男孩，就在醫院照顧欠週的情況之下，夭折了，使她非常傷心。精神上所受的打擊很大。

毛澤東得到消息，特地托人把嬌嬌送到莫斯科，讓她母女相聚，用以解除她心中的寂寞。從此，她母女二人相依為命。

民國廿八年冬，林彪到莫斯科就醫，兼任中共駐俄代表，當時毛澤東已在延安與江青同居。（此事曾獲中共高幹有條件的認同）林彪却以落

井下石的卑劣手段，聯合王明，經常對賀子珍加以人身攻擊，使她再受精神折磨。

民國卅年六月，德蘇戰爭爆發，賀子珍奉命攜帶嬌嬌疏散到距離莫斯科數百里的伊萬諾夫城居住，當地非常寒冷，生活環境很差，也無工資收入。只好靠織毛衣、毛襪養家；還要照顧在蘇俄讀書的毛岸英、岸龍（化名楊永壽）兄弟。相當刻苦。

嬌嬌由「國際兒童保育院」照顧，（相當於托兒所），一天患了肺炎，奄奄一息，相當危險，該院院長把嬌嬌送到太平間房旁邊的一間小屋裏，聽其自然。賀子珍得到通知，趕到那裏，責問院長。院方主張立即送入醫院治療，她鑑於過去男孩夭折的慘痛經驗，堅決反對。而把呼吸已經微弱的嬌嬌抱了回家，請醫生出診治療，才救回一條小命，從此，她對該院失去信任，不肯把嬌嬌全托在那裏，只願白天送去，晚上接回家。院長認為太沒顏面，又爭吵起來。

該院負責人某女士的脾氣很大，照顧國際兒童不夠細心週到，經常和人爭吵。本來已是著名的母老虎，而心理上又有種不正常的排外謬見，以為：「我們俄國人勒緊褲帶，節省下來的東西，供養你們外國人，你們還要挑剔」。因此，當賀子珍有時提出些生活上的要求時，往往會遭到拒絕，受到苛刻的責難。更麻煩的是賀子珍的俄語程度不高，不但聽不懂責難的詞意；有時據理力爭，也詞不達意；對方很不能完全理解。如此雙方隔閡越來越深，誤會也越來越大。

一個寒冷冰凍的天氣，却沒有生火的柴棒供

給。嬌嬌和一些幼童凍得手脚發腫，全身哆嗦。她看在眼裏，疼在心頭，好心好意的找負責人要些木材，為孩子生火取暖，談話中又發生誤會，被搶白責難一頓，多少委屈，一旦發洩起來，不禁痛哭一場。

該院負責人對賀子珍不但成見很深，而且也恨她入骨。以為她一再無理取鬧，只顧自己，不尊重別人，判斷她一定是得了精神病。於是向上級告了一狀，說她患了「精神分裂症」必須立即送往「瘋人院」。而中共在蘇俄的王明，也暗賜一脚的加以贊同慫恿，促成此事。於是，賀子珍被連拖帶挾的送進「瘋人院」，剃去頭髮，飽受殘忍的折磨與污辱。而此時的毛澤東和江青，却正在延安卿卿我我、濃情蜜愛的過着雙宿雙飛的好日子。

回國遭妬難圓重聚美夢

抗戰勝利後，民國卅五年五月，中共中央候補委員王稼祥和妻子胡仲麗到莫斯科治病，並兼任中共與蘇俄聯繫的任務。十分關心賀子珍的近況，曾經向蘇俄聯絡員尼古耐夫提出希望見到她的要求。尼古耐夫却虛幌一槍的答覆說：「賀子珍的神經不好，醫生診斷她是精神分裂症，所以，送到精神病院去了。她的女兒在國際兒童小學上課，身體很健康。經過上級考慮，不便來莫斯科和你們相見。」

十天以後，他們再向尼古耐夫交涉，胡仲麗並且表明自己也是醫生的身份，務必要見賀子珍，他們說：

「請你以我們的名義再向上級表示，我們仍希望見到賀子珍同志。如果她的病情嚴重，我們見面之後，仍舊送她回瘋人院治療；如果她的病情不嚴重，我們打電報請示國內批准，帶她和女兒回國。現在我國東北形勢大好，哈爾濱等城市解放了，有滿意的醫療條件」。

這一招收效了，幾天後，賀子珍來到莫斯科和他們相見。皮膚黯黑而枯燥，顯出她的飽經風霜；眼睛遲鈍，顯出她的憂鬱不安；反應緩慢，顯出她的飽受摧殘。但神志仍舊清醒，並不像一個精神病患者。當時，她向他們表達她切盼回國的心意。

於是，王稼祥夫婦跟尼古耐夫交涉，暫留賀子珍在莫斯科送進皇宮醫院休養。一面電報回國，得到毛澤東同意，於民國卅六年五月回到國內，在東北哈爾濱落腳。（嬌嬌、毛岸青、王稼祥一起，王任中共東北局委員）她對毛澤東還相當關懷想念，希望能夠重聚，但因為江青從中作梗，毛澤東也只好把賀子珍的事擱置一邊。

民國卅七年，賀子珍遷往瀋陽，在東北中共財政部門任黨委總書記。她的妹妹賀怡得知毛澤東不理會賀子珍，非常氣憤，携帶嬌嬌去找毛理論。結果，毛將嬌嬌留下，改名李敏。回了封信給賀子珍，勸她自己保重身體，現在應以革命第一，要顧全大局。並沒有和她重會的意願與表示。

民國卅八年毛澤東在石家莊時，曾經通知她前往相見，但火車開到山海關，却又通知她去上海。後來一度調往杭州任婦聯主任；再回上海改

任「中共中央上海市委組織部副部長」。

民國四十八年，她在南昌閉居，一天，忽然被接到廬山，和毛澤東相見，談得很久，並且約好明天再談。可是，江青接到陳伯達的密告，連夜向毛抗議，說第二天也要上廬山。毛爲了「顧全大局」，只好虎頭蛇尾的在第二天派人送賀子珍仍回南昌。從此二人成了永別。她經過這一場戲劇化的過程，本來已如止水的心田，突然重新泛起了愛情的漣漪；但却又突然被暴風雨侵襲。她承受不了，情緒激動的更加深她本來纏綿的病情。

民國五十年六月，中共搞「文化大革命」，江青正當權，却令姚文元、張春橋輩將賀子珍軟禁在家，不准外出。對她抱有很深的妬意敵意，一有機會即公開的毀謗她；即使對外國友人，也不例外。這段時期，是賀子珍受氣的時期，縱然斥責江青爲「妖婆」，但也無奈她何。而江青更進一步的阻止李敏和毛澤東子女相見。

民國六十五年九月，毛澤東病逝，十月，江青、姚文元等人，被中共帶上個「四人幫」的帽

子垮臺被捕，賀子珍才得恢復自由。第二年夏天，由上海到福州探望長兄賀敏學，女兒李敏也由北平前往團聚。十二月返回上海，得了腦血栓偏癱病症，左半身不遂，臥病在床。

民國六十八年，她懷念毛澤東，希望能到北平瞻仰他的遺容；同時也看看「首都」的新氣象。申請去北平，得到中共批准，並且派專機相迎。進入「北京三〇一醫院」醫療，接受較好的復健服務。六月，獲選增補爲「第五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」委員。

是年九月十八日，她如願以償的乘輪椅，由女兒李敏，女婿孔令華陪同，前往「毛澤東紀念堂」，獻上花圈，瞻仰遺容，在遺像前行禮。想起多年患難恩愛，不禁黯然神傷。

民國七十一年一月，她離平返滬。此後因病幾度入「華東醫院」留醫。於民國七十三年四月十九日不治逝世，年七十五歲。廿五日，在上海龍華「革命公墓」大廳舉行遺體告別儀式，陳列中共要人鄧小平等人的花圈，並在遺體上覆蓋中共黨旗，備極「哀榮」。

聖文 文庫 拾夢 抒懷 隆重 李 潔 著 出版 新臺幣壹佰貳拾元

本書作者早歲在浙江從政，迭宰大邑，來臺後從事新聞行政、主持電影及出版事業，閱歷宏豐，見聞廣博，名作家阮毅成、周道濟二位教授在本書序文中均推崇作者就個人過去生活片段，以慧眼傾抒其感受，滙爲智慧的結晶，與一般回憶錄不同，讀來令人心領神會，趣味盎然。三十二開本，穿線平裝，定價新臺幣壹百貳拾元，歡迎購閱。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